

# 陕西药王山摩崖造像倚坐菩萨考释

白 文

**摘要** 陕西耀县药王山倚坐菩萨像,花冠残断,头光中布列七化佛龕,应为弥勒坐像。七佛-菩萨的组合源于犍陀罗,其组合形式多样。药王山倚坐菩萨像与七化佛的组合形式,强调弥勒信仰,将弥勒作为主尊,体现了弥勒信仰盛行的原因在于信众希望进入弥勒出世的美好世界。

**关键词** 药王山; 倚坐菩萨; 弥勒

中图分类号: K 87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9)05-007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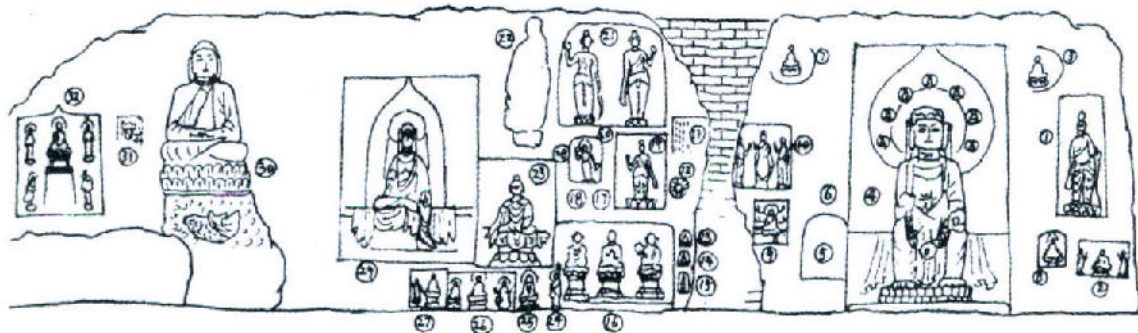
药王山位于陕西省耀县县城东 2.5 公里处,俗称东山,山上有五峰,即瑞应、起云、升仙、显化和齐天五峰,顶平如台,又称五台山。《陕西通志》记载:

州东十五里有鉴山,年丰则山中有光如鉴,州以是名<sup>[1]</sup>。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置柃县。隋开皇六年(公元 586 年)置华原县。唐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改名永安县,到了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复称华原。天祐三年(公元 906 年)置耀州。又因为它是初唐时期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隐居之地,孙思邈被民间尊奉为“药王”,故此地又称药王山。药王山东南隅东西长 20 米的山崖上凿有 20 余处深浅不一的摩崖龕像,从崖面布置看,似乎呈从东向西发展的趋势,由于延续时间长,没有统一的设计安排。这批摩崖造像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北周(隋初)、唐代、金代,其中以唐代的居多<sup>[2]</sup>。本文涉及的是龕号为 4 的单体倚坐弥勒菩萨像(图一)<sup>[3]</sup>,并就倚坐的来源、图像特征,以及象征意义等作初步的探讨。

所有的佛经中都没有弥勒形象的记载,在常见的弥勒造像中,弥勒形象有立像、结跏趺坐像、交脚像、倚坐像,甚至还有禅定的弥勒坐像。而倚坐像中,既有弥勒像、释迦像,又有阿弥陀像、优填王像和药师佛等,因此,以坐姿来判定图像身份是需要谨慎的。根据目前的研究,倚坐像并非源于中国,而是产生于印度和中亚<sup>[4]</sup>:如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就有倚坐的国王像、神像,以及如来像等<sup>[5]</sup>。此外,印度的阿旃陀、埃罗拉等石窟寺中同样有如来倚坐形式的雕刻。这种倚坐像,在古埃及和古希腊雕刻上也曾出现,而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印度地区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安息时期的钱币上,多用于表现神祇,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诸神。显然倚坐像是一种西方的造像传统<sup>[6]</sup>。

传入中国,在隋代以前,倚坐和交脚是弥勒的主要特征。交脚像多为上生像,多以菩萨形像出现,流行于北魏<sup>[7]</sup>。倚坐像多为下生像,常以佛像出现,至唐代相



图一 药王山摩崖造像平面示意图

对固定。但造像和教义之间存在差异,有时将弥勒菩萨称为弥勒佛,如现藏敦煌博物馆的吉德塔(公元426年)塔肩有八龕,七龕各有禅定佛一身,一龕为菩萨立像,而菩萨的题记是“弥勒佛”。可见,弥勒佛和弥勒菩萨在造像中的区别不是那么严格。

云冈石窟中的倚坐像常伴随交脚像和半跏思惟像出现,且组合形式多样:

1、倚坐像和交脚像以相互对应的组合形式出现<sup>[8]</sup>。

2、倚坐佛为主像,胁侍交脚菩萨(如第1窟);倚坐佛为主像,胁侍交脚菩萨,再两侧为思惟像(如第8窟后室北壁上龕)。

3、以交脚菩萨为主像,胁侍倚坐佛(如第12、31窟);交脚佛为主像,胁侍倚坐佛,再两侧为思惟像(如第7窟后室北壁上龕)。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认为:云冈石窟的倚坐像并非弥勒佛固有的造像形式,主张与其将云冈石窟中的倚坐像比定为弥勒,倒不如将之认定为释迦造像<sup>[9]</sup>。李治国和丁明夷就第7、8窟倚坐像和交脚像的组合,及第38窟西壁顶层十五身小倚坐佛,其中,三身倚坐佛中有二身罗喉罗因缘像的表现方式,指出云冈倚坐佛像多作释迦表现,且交脚菩萨像并非仅限于弥勒<sup>[10]</sup>。金申也指出云冈二期的第12窟前室西壁屋形龕内的交脚弥勒像,两侧各有一尊倚坐佛像,以弥勒居中,可见此窟的倚坐像不是弥勒<sup>[11]</sup>。

再看看龙门石窟的倚坐弥勒表现:

龙门石窟最早的倚坐像见于古阳洞主尊佛座北侧小龕中,以及火烧洞北壁的二铺,纪年最早的有破洞两壁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道国王母刘太妃造弥勒像龕,和宾阳洞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王玄策造弥勒像题铭,之后的倚坐像成为唐代弥勒佛之固定形象。长安法海寺主持惠简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为武则天在龙门西山镌刻弥勒佛一铺。以及宾阳南洞、惠简洞及万佛洞中的唐代倚坐像均有铭记,说明倚坐的弥勒像是唐代造像的定式。单体造像以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郛拔延造像为早<sup>[12]</sup>,倚坐弥勒菩萨最早出现于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的四面像中<sup>[13]</sup>。单石造像多出土地于河北曲阳,从该地的遗存看,带弥勒题记的造像中还有表现弥勒上生的结跏趺坐像、三尊组合的弥勒立像和表现弥勒下生的交脚菩萨像<sup>[14]</sup>,说明河北曲阳的这批佛像中,倚坐像只是弥勒造像的一种,非固有的表现形式。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的吴野人三层四面十二龕像<sup>[15]</sup>,东面上层龕为一组五尊组合,主像为倚坐佛像,两侧为弟子和菩萨,造像题记作“弥勒像”、“阿

难”、“迦叶”及“菩萨”,北面上层龕内的五尊组合造像,主尊倚坐像题作“阿弥陀佛”。可见,及至隋代一些地区的造像中,倚坐像只是弥勒造像的一种,而不是固有形式。河北曲阳出土的佛教造像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有确切题记的弥勒像表现有立像、结跏趺坐像和倚坐像三种形式,说明北朝期弥勒的造像具有多样性,倚坐弥勒的图像意义还未完全确立,与弥勒的联系尚未固定。

## 二

“弥勒”,译为慈氏<sup>[16]</sup>,以其在因地累劫修慈,故名。“弥勒”一词及信仰的起源,以季羨林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弥勒信仰的中亚来源,认为“弥勒”是吐火罗语 Metrak 的音译<sup>[17]</sup>。西方学者则从语源学的角度认为弥勒的起源与伊朗宗教有关,因为弥勒的梵文 Maitreya 的词根 Maitra 与伊朗族所信奉的 Mithra 神的发音相近<sup>[18]</sup>。

最早记载弥勒的经典见于《长阿含经》。在《长阿含经》卷一的《转轮圣王修行经》中,佛陀提及未来佛之事,并云弥勒佛将有“无数千万”弟子<sup>[19]</sup>。弥勒事迹较完整的描述出现于《增一阿含经》卷十九,云弥勒是向释尊请法的菩萨,问及修行菩萨六度所应遵循的方法<sup>[20]</sup>。同书卷二十三、二十四载释迦佛预言弥勒将来成佛,说法度众。其大意为,弥勒命终后将上生兜率天,修菩萨行,约五十六亿万年后下生世间。弥勒降生地称鸡头,国名镶怯,其时天下大治,无有窃贼之患,亦无刀兵之灾,人人恭敬和顺。处处珍花异草,年年五谷丰登,无有饥馑。弥勒托生一大婆罗门家,成年后,出家修道,历经与释迦牟尼相仿的修行过程,于“金刚庄严道场龙华菩提树下”成佛。证得菩提后,率弟子至耆闍崛山唤醒正入定中的大迦叶,从受释迦牟尼佛所传之僧伽黎(袈裟之一种)以证弥勒乃释迦法统之继承者。于华林园龙华树下先后举行三次说法盛会,度数十亿人,此即著名的“龙华三会”<sup>[21]</sup>。可见,弥勒在经典出现之始就具有未来佛的性格。而弥勒信仰的内涵为二:弥勒由凡夫修成菩萨位,居兜率天宫为众说法的上生信仰;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宫下尘阎浮提,龙华树下悟道,行三次说法盛会度众的下生信仰。经典传译的影响在佛教图像志的表现上为上生的弥勒菩萨和下生的弥勒佛像。

上生信仰——弥勒上生像(菩萨相)

上生信仰的汉译经典是刘宋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主要是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为





图二



图三

众说法及兜率净土的殊胜。基本内容是：弥勒为一婆罗门子，出家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先佛入灭，上生兜率天宫，以待机菩萨身份在兜率天宫住了 56 亿万年后，下生此土，于龙华树下成道。《弥勒上生经》云：

如是等众生若净诸业六事法，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闻法于未来世<sup>[22]</sup>。

信仰弥勒上生主要是期望命终后往生兜率天，与弥勒同会兜率净土。听闻弥勒说法，后随弥勒一同下生已是净土的娑婆世界。上生信仰盛行于北朝，图像表现上以菩萨装交脚像居多。

#### 下生信仰——弥勒下生像(佛相)

下生信仰主要描述弥勒下生人间成佛，三会说法，广度群生，圣王治世和人间净土的美好，主要依据的经典是《佛说弥勒下生经》、《弥勒大成佛经》和《弥勒下生成佛经》<sup>[23]</sup>。基本思想是：弥勒降生时的世界已是净土，地平如镜，处处奇景，雨泽随时，稼禾滋茂，五谷丰登，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各取所需。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五百岁乃出嫁等。其时转轮圣王治世，以佛教治国。可见，弥勒既是佛又是菩萨。这是因为弥勒得到释迦佛的“授记”，未来将下世成佛，故俗称“弥勒佛”<sup>[24]</sup>。但在成佛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以菩萨身居“兜率天”，从事自化化他，普度众生的事业，故又有弥勒菩萨之称。

在实际造像中，弥勒的主要图像特征为宝冠中饰坐佛或手中持瓶，成为辨识早期弥勒像的重要依据。如印度犍陀罗地区有化佛冠的菩萨像，通常在束发的正面装饰坐佛。在中国，最早有铭文的弥勒菩萨戴化佛冠的例子为北凉时期的沙山塔和高善穆塔，为七佛一弥勒菩萨组合。石窟中戴化佛冠者有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第 275 窟主尊交脚菩萨（图二、图三）。云冈石窟中有化佛冠的弥勒菩萨相当普遍，据石松日奈子的统计，云冈石窟中戴化佛冠的弥勒菩萨计 34 例<sup>[25]</sup>。弥勒持瓶，在学界同样被认为是辨识弥勒像的依据。如北凉石塔中的吉德塔上持瓶的交脚菩萨榜题为“弥勒佛”<sup>[26]</sup>。敦煌莫高窟隋代 417、419 窟弥勒上生经变主尊持瓶的交脚菩萨、425 窟弥勒上生经变主尊的持瓶倚坐菩萨，以及 402 窟持瓶的倚坐菩萨说法图。还有，彬县大佛寺罗汉洞西室的两身并立手持净瓶菩萨像，有可能为弥勒像。弥勒菩萨宝座旁装饰双狮，同样为学界认定弥勒身份的图像特征之一（图二），关于弥勒坐狮子座，《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经云弥勒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时，先佛入灭于：

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





图四

于莲华上结加趺坐<sup>[27]</sup>。

《大智度论》卷七云：

尔时世尊自敷师子座，结跏趺坐。……问曰：‘佛有侍者及诸菩萨，何以故自敷师子座？’答曰：‘此是佛所化成。问曰：‘何以名师子座？……’答曰：‘是好名师子。非实师子也，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师子座’<sup>[28]</sup>。

佛为人中之尊，犹如狮子为百兽之王，所坐之座皆云“狮子座”，实际造像中，常以座旁饰双狮表现。小泉惠英认为弥勒菩萨座旁饰双狮，当是因弥勒具未来佛之身份，被视作与佛等同之尊格<sup>[29]</sup>。

### 三

药王山摩崖造像中编号为4的倚坐菩萨像(图四)，龕高4、宽2.4、深0.60米，圆拱形龕，龕顶向前倾斜形成弧状，龕楣方形。倚坐菩萨高3.3米，倚坐横面长方形台上，和龙门石窟东魏以来横面坛床形式如出一辙，菩萨头戴宝珠花冠，但花冠并不完整，从冠顶端的断面看，有被后代切割的痕迹，菩萨面相饱满，圆肩，身体已显力度，有着力图摆脱北魏传统样式的痕迹；菩萨胸前饰项佩，宝缯下垂至两肩。菩萨服饰稍显复杂，但质地已显轻薄，外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打结，袈裟下摆不规则垂至台座下方，身体上的璎珞下垂至腿部，和西魏、东魏期的璎珞交叉或穿环有所不同；菩萨左手握宝珠，右手残缺，应为施无畏印，双足踏仰覆莲台，菩萨身后并无华丽的装饰，头光和身光为主要特征，头光中布列七佛龕。

前面提到，倚坐似乎无助于主像身份的辨识，还得考察其他特征，如花冠和七佛。可惜该倚坐菩萨的花冠残缺不全，无从知道缺失部分的真实面貌，如弥勒菩萨宝冠中特

有的宝瓶或化佛等 ;这里姑且假设倚坐菩萨头上为化佛冠 ,根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记载弥勒菩萨生兜率天 :

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 ,于莲华上结跏趺坐。……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 ,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 ,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复有他方诸大菩萨作十八变 随意自在住天冠中<sup>[30]</sup>。

可是 ,观音菩萨同样也是化佛冠 ,如《无量寿经》云 :

观世音菩萨 ,此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sup>[31]</sup>。

但北朝时期头戴化佛冠尚未成为观音菩萨的固定标志 ,化佛冠作为观音的标志出现于隋代以后 ;此外 ,观音菩萨和时空观念并没有多少联系 ,即和三世和七佛也没什么联系。因此 ,将药王山的倚坐菩萨像比定为弥勒完全有可能 ,如该倚坐菩萨像头光中表现的七佛 ,说明倚坐菩萨主像和时间序列的七佛有着密切的联系 ,即从过去积累到现在 ,以及未来成就的时间观念 ,这一点恰好符合该主像的身份和职能<sup>[32]</sup>。七佛指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以上为过去佛)、释迦佛(现在佛)。《魏书·释老志》对七佛的解释 :

释迦前有六佛 释迦继六佛而成道 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 方继释迦而世<sup>[33]</sup>。

七佛一菩萨的群像组合 根据目前的研究 ,源于犍陀罗<sup>[34]</sup> ,从已经发表的可以看到犍陀罗的七佛与弥勒造像有立、坐之分 ,左右排法不定 ,但造像组合形式是固定的。这一造像组合于公元 5 世纪传入我国北凉境内 ,现今发现的 14 座北凉石塔上的造像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七佛和弥勒菩萨组合<sup>[35]</sup>。自北魏开始 ,北朝历代继承并发展北凉的佛教与佛教艺术 ,七佛与弥勒造像组合盛极一时 ,终北朝而不衰。然时代不同 ,信仰对象的侧重点亦不同 ,造像规模、造像排列的形式亦产生变化。下面是几例较为典型的七佛与弥勒造像的组合形式 :

### 1、七佛与弥勒并列的组合

这一形式直接沿袭犍陀罗、北凉石塔的造像组合。将弥勒作未来佛表现 ,八佛比例相等 ,位置相同 ,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信仰。如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大统四年)北壁并列绘八佛 ,其中第五佛发愿文题名“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佛题名“迦叶佛” ,当是表现七佛和弥勒佛。

### 2、以七佛为主像 ,弥勒为辅的组合

此种组合以七佛为主 ,将弥勒菩萨作为“一生补处菩萨”表现 ,河北响堂山第二窟中心柱东壁并列七身跏趺坐佛 ,主室北面造一半跏趺坐菩萨 ,与七佛合成一组造像。

### 3、以弥勒为主 ,七佛为辅的组合

此种组合形式突出弥勒 ,强调弥勒信仰 ,造像中将弥勒作为主尊 ,表现形式为造一龕 ,龕内以交脚弥勒菩萨为主尊 ,龕楣或龕侧并列造七坐佛。如云冈第 13 窟北壁主尊为交脚菩萨 ,与之相对应之北壁并列七立佛 ;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开一帐形龕 ,龕内为一交脚菩萨 ,两侧各一胁侍菩萨 ,龕外右侧竖列开七小龕 ,龕内各造一跏趺坐佛。龕外下部刻发愿文 :

大魏永平元年 ,岁在戊子 ,清州桃泉寺道宋自彼口浮庆 ,蒙三宝之皈依 ,钵余造弥勒像一区并七佛二菩萨。众容俱具 ,以此微福 ,普及一切含生 ,同见弥勒 ,悟无生忍 ,愿愿从心<sup>[36]</sup>。

通过以上比定 ,药王山的倚坐菩萨 ,似乎和第 3 的以弥勒为主 ,七佛为辅的组合相吻合 ,象征七佛与弥勒如万物生长 ,周而复始 ,循环不已 ,以宣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和佛法永存的思想。弥勒并七佛组合 ,在功用上除了具有禅观、驱鬼镇邪的功效 ,更加强调值遇弥勒 ,闻法决疑 ,末法之世 ,弥勒信仰盛行的原因在于信众希望进入弥勒出世的美好世界 ,与得以亲闻妙法 ,体法悟道。弥勒属未来佛 ,释迦授记弥勒将来下生阎浮提成佛 ,尽管时间遥远 ,但如经典所说的 ,只要信众一心禅思或礼拜供养弥勒 ,即可生于兜率天上 ,值遇弥勒 ,亦得随弥勒下生阎浮提最先闻法即可悟道。如《禅秘要法经》卷下云 :

佛告阿难 ,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系念住意 ,心不散乱 ,端坐正受住意一处 ,闭塞诸根 ,此人安心念定力故 ,虽无境界 ,舍身他世 ,生兜率天 ,值遇弥勒 ,与弥勒俱 ,下生阎浮提 ,龙华初会 ,最先闻法 ,悟解脱道<sup>[37]</sup>。

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宣说佛法 ,度脱众生。一般信众祇愿能于将来值佛闻法 ,而当时的禅僧 ,不仅誓愿来世生兜率见弥勒 ,更有甚者 ,在现世禅修中 ,即能入定 ,亲往兜率 ,面奉弥勒 ,请为决疑。而药王山的倚坐弥勒菩萨像也许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功能。

### 注释

[1] 《历史地理卷》12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100 页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 [3] 这里沿用李松先生在《陕西古代佛教美术(一)隋唐石窟》·4、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中的编号,102页。负安志、翟春玲在《耀县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一文中编号为第2窟《文博》,54页,1984年第10期。
- [4] 法显(399-420年)和玄奘(602-664年)的游记中皆提及弥勒像。法显留学印度,途经北天竺陀历国,根据当地传说记载:“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率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入丈足跌八尺,常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相供养,今故现在于此……”收录《大正藏》第51册,884页。从此记述可知:最迟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北印度陀历国已出现巨大的弥勒菩萨像,系一罗汉显神通送木匠上兜率天观弥勒真身后刻成,各国王竞相供养,可见当地对弥勒像的重视,说明弥勒信仰在北印度已非常流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十“清辩律师自惟‘非慈氏成佛,谁决我疑?’就是说,住阿修罗宫,欲留此身待见慈氏成佛。《大正藏》第51册,891页。
- [5] 参照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242页,星云社,2005年。
- [6] 参照高田修《佛像的起源》,188页,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
- [7] 弥勒下生信仰(佛像),主要描述弥勒下生人间成佛,三会说法,广度群生,圣王治世和人间净土的美好,下生经于北朝时已译出,此信仰主要盛行于唐朝,龙华三会为主要内容,信仰弥勒下生者,期待弥勒下生时的美好世界,与弥勒同聚龙华会,闻法得解脱。下生信仰在图像上的表现是佛装,双足下垂的倚坐姿势,在造形上和一般佛像基本没有区别。
- [8] 如第6窟的倚坐主像和第10窟的交脚菩萨;第8窟的北壁上层的倚坐主像和第7窟北壁上层的交脚菩萨;第6窟中心柱两面的倚坐佛与东面的交脚菩萨;第11窟南壁中央佛龛的倚坐佛下方佛龛的交脚菩萨。
- [9]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岗石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年。
- [10] 李治国、丁明夷《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中国石窟·云冈石窟2》,21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 [11] 金申《榆林发现的刘宋金铜佛像质疑》《佛教美术丛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2]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266页,图版175b,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
- [13]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286页,图版313-313。
- [14] 笔者曾亲眼看到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批曲阳造像,如神龟二年(520)和兴和三年(541)的弥勒立像;正光二年(521)的结跏趺坐弥勒像;正光四年(523)和天保七年(556)的倚坐弥勒像,还有天保二年(551)交脚弥勒像等。
- [15] 现藏郑州河南博物院石刻馆。
- [16] 唐窥基《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云“依正梵本应云‘梅咀利耶’此翻为‘慈’。古云‘弥勒’或云‘弥勒’者皆言语讹。”《大正藏》第38册,275页。
- [17] 参照季羨林:《梅咀利耶与弥勒》一文所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 [18] 持伊朗说的有Charl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London, 1921 II, P. 88, III, P. 451. AleXander C. Soper,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scona: Artibus Asiae, 1959, 212-216。日本学者香川孝雄从考证经籍的角度,指出弥勒的信仰与印度的婆罗门教有关。香川孝雄:《弥勒思想的展开》,《佛教大学研究纪要》,1963,(44-45);

215-244。

- [19] 《大正藏》第1册,129页。
- [20] 《大正藏》第2册,593页。
- [21] 弥勒佛于华林园中龙华树下成道,开三番法会,度尽上中下三根之众生,故曰龙华三会。罗什译的《弥勒下生经》曰:“坐龙华菩提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大众满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弥勒佛既转法轮,度天人已,将诸弟子入城乞食。”
- [22] 《大正藏》第14册,419页。
- [23]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姚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与《弥勒下生成佛经》。
- [24] 兜率天,在佛教宇宙结构论中属欲界第四天,为弥勒菩萨居住、说法之地。弥勒在兜率天宫时的活动为上生,在娑婆世界的活动为下生。弥勒信徒们希望能死后往生兜率天宫,与弥勒同处一处,将来随弥勒一起下生娑婆世界。广义上的弥勒净土包括弥勒上生世界和下生世界,狭义上的弥勒净土只是指弥勒下生时的世界。
- [25] 石松日奈子:《中国交脚菩萨像考》,《佛教艺术》,日本,每日新闻社,178页,1988年第5期。
- [26]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图95,台湾台北,觉风佛教文化基金会,2000年。
- [27] 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小生兜率天经》,《大正藏》,第14册,419页。
- [28]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7《大正藏》第25册,111页。
- [29] 《佛教艺术》第11期,217页,日本每日新闻社。
- [30] 《大正藏》第14册,419-420页。
- [31] 《大正藏》第14册,343页。
- [32] 弥勒原为释迦牟尼佛座下大弟子之一,由于他即将继释迦牟尼佛之后,在阎浮提世界成佛,所以习俗相沿,也称他为弥勒佛。因为弥勒菩萨现居兜率天,尽其一生之后,将到人间继释迦之后成佛,所以又称为“一生补处菩萨”。如《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云:“佛告优波离(中略)未来世中诸众生等,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像,香花衣服,缯盖幢幡,礼拜系念,此人命欲终时,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与诸天子雨曼陀罗花,来迎此人。此人须臾即得往生。值遇弥勒,头面礼敬。未举头顷,便得闻法。即于无上道得不退转。于未来世得值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大正藏》第14册,420页。
- [33] 《魏书·释老志》,3029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 [34] 参考栗田功《键陀罗艺术II》一书中所刊布的图录可观察到六例,皆雕造于长方形石质饰物上,皆结高肉髻,手结说法印,赤足站立,右手上举肩侧,左手多持瓶,如现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一件公元2、3世纪七佛和弥勒菩萨的群像,从右而左雕七立佛,皆高肉髻,手作说法之姿,最左端为持瓶弥勒菩萨。另一现藏拉合尔博物馆的七佛一菩萨坐像。佛均跏趺坐,着右袒或通肩袈裟,结说法印和禅定印。弥勒菩萨袒上身,戴璎珞,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膝上,似提瓶。日本东京,株式会社东京印刷馆,1990年。
- [35] 殷光明《北凉石塔造像研究》,449-460页。
- [36] 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志》第69页,中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 [37] 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大正藏》第15册,268页。